



珍藏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思想录

[法] 帕斯卡尔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出版说明

从1981年开始,我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移译世界各国学术经典,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所遴选的著作都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先后分辑编印,迄今为止,出版了十辑,四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奇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各行各业的英才大都受过这套丛书的影响和熏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人心血的结晶。许多学界领袖、著名翻译家和出版家都以深厚的学养、严肃的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这套丛书的谋划、厘定和翻译、审校工作。没有他们虔诚的治学精神,也就没有丛书的品质和风格。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品质的传统。商务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以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为代



表的外国学术名著,20年代又规划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50年代后期更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中断,及至80年代,辑为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百余年来,商务人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用文化承续国脉,“日新不已,望如朝曙”。

基于此,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同时,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向几十年来为这套丛书做出贡献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佐证。我们会把此次珍藏本的出版看做一个新的开端,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规划和出版工作,使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年3月



译 序

本书作者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是17世纪最卓越的数理科学家之一,他对于近代初期的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两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他的以《真空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科学著作,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并充满了战斗风格,三个多世纪以来已成为科学史上和思想史上的光辉典籍。

帕斯卡尔的思想理论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思想录》一书中。此书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潮之外,别辟蹊径:一方面它继承与发扬了理性主义传统,以理性来批判一切;同时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切真理都必然以矛盾的形式而呈现这一主导思想之下指出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及其界限,并以他所特有的那种揭示矛盾的方法(即所谓“帕斯卡尔方法”),从两极观念(他本人就是近代极限观念的奠基人)的对立入手,考察了所谓人的本性以及世界、人生、社会、历史、哲学知识、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理论问题。其中既夹杂有若干辩证思想的因素,又复浓厚地笼罩着一层悲观主义的不可知论。

本书的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在继承蒙田等“人性学家”的思想传统并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而与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会官方的神学理论进行尖锐论战这一点上,却有其鲜明的反封建的历史进步意义。它(和作者本人的另外一部书《致外省人信札》)反映了近



代初期西欧大陆中等阶级反对派的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活动方面。

书中有大量进行神学论战的地方，乍看起来会使一个现代的读者感到气闷；然而他思想中的一些光辉的片断往往就存在于神学的夹缝之中。他所继承的冉森(Jansenius, 1585—1638)派教义，实质上是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派的一个变种，代表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要求。一切神学理论都不外是世俗利益的一种伪装；只要把神学还原为世俗，就不难发现掩盖在神学外衣之下的思想实质。此外，冉森派与耶稣会的论战虽然是在一个狭小的神学领域范围之内进行的，帕斯卡尔本人的思想却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突破了这个狭小的范围，既在思想内容方面也在思想方法方面。

近代辩证法奠基于康德，康德的来源之一是莱布尼茨。莱布尼茨于1672—1676年侨居巴黎时，结识了冉森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阿尔诺(Antoine Arnauld, 1612—1694)并深入研究了帕斯卡尔的手稿，受到他很大的影响。如所周知，莱布尼茨对自动机的研究就是由于受帕斯卡尔设计计算机直接启发的结果：这是近代计算技术的开端。极限概念则是又一个影响，它奠定了近代微积分学的基础。但帕斯卡尔对莱布尼茨的影响远不止此。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古代奥古斯丁观点的复活。据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 Wiener, 1894—1964)的看法，现代物理科学革命并非始自普朗克或爱因斯坦，而是始自季布斯(J. W. Gibbs, 1839—1903)；控制论就是在宇宙的概率熵之不断增加这一季布斯的观点以及更早的莱布尼茨的信息观念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维纳认为季布斯所提出的概率世界在承认宇宙本身结构中就有着一根本性的机遇因素这一点上，非常之接近于奥古斯丁的传统。帕斯



卡尔本人既是近代概率论的创始人；同时作为冉森派最突出的理论代表，他又在思想史上重新提出了奥古斯丁的观点。从而帕斯卡尔的思想就构成古代与近代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从帕斯卡尔经莱布尼茨至康德的这一线索，提供了近代思想史上最值得探索的课题之一。然而这样一条线索，以及一般地近代思想的发展之与思想方法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常常为历来的研究者们所忽视。此外，由于时代的、阶级的和他本人倾向性的局限，在他思想中所不可避免会出现的许多消极因素，以及它们与现代唯心主义某些流派的密切渊源，——这些也都还有待于研究者们以历史批判的眼光加以进一步的探讨。

* * *

帕斯卡尔《思想录》一书本来是一部作者生前尚未完成的手稿，其中有些部分业已大致成章，斐然可读，文思流畅，清明如水；另有些部分则尚未定稿或仅有标目或提纲，言简意赅或竟至不成语，使读者索解为难。19世纪以来整理和注释帕斯卡尔著作的，前后已有多家，而以布伦士维格(Léon Burnschvicg)本最为精审，大体上已可以为《思想录》一书清出一个眉目。译文凡遇疑难之处，基本上均依据布伦士维格的解说；译文的注释部分也大多采自布伦士维格的注释而有所增删，有时也兼采他书或间下己意，以期有助于理解原文。这是译文之所以根据布伦士维格本，而没有根据较晚出的《帕斯卡尔全集》本(J. Chevalier 编，巴黎，Gallimard 版，1957)的原因。

布伦士维格本、布特鲁(Boutroux)本和《全集》本三种本子中有关《思想录》的部分，前两种本子的编排次序完全一样，而与后一



目 录

第一编:关于精神和文风的思想	
1—59	3
第二编:人没有上帝是可悲的	
60—183	26
第三编:必须打赌	
184—241	97
第四编:信仰的手段	
242—290	131
第五编:正义和作用的原因	
291—338	152
第六编:哲学家	
339—424	174
第七编:道德和学说	
425—555	205
第八编:基督宗教的基础	
556—588	277
第九编:永存性	
589—641	296



第十编：论象征

642—692 333

第十一编：预言

693—736 367

第十二编：对耶稣基督的证明

737—802 417

第十三编：奇迹

803—856 447

第十四编：辩驳断想

857—924 4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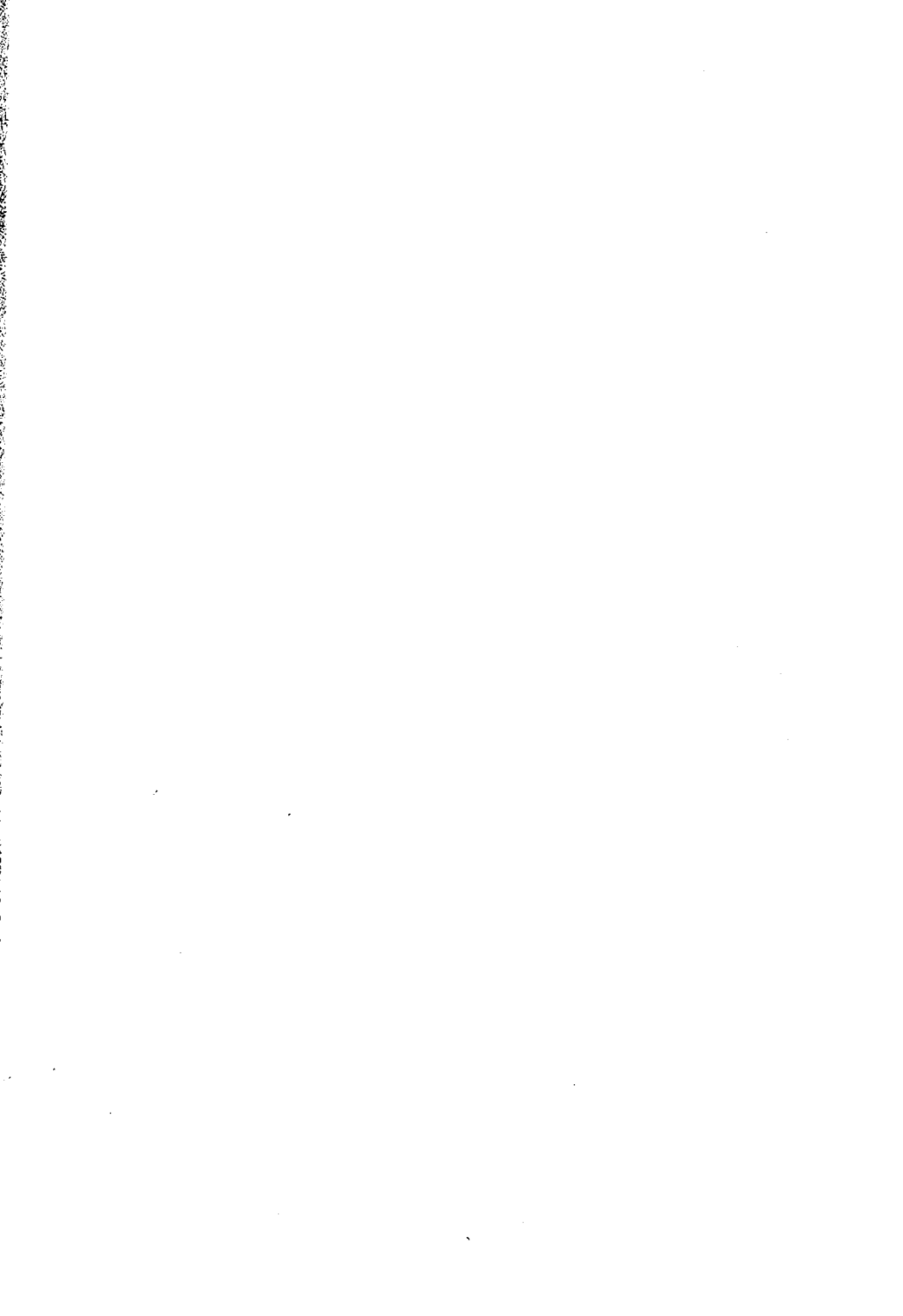
附录：

帕斯卡尔的生平和科学贡献 何兆武 513

有关版本和译文的一些说明 何兆武 524

《思想录》不同版本编次对照表 531





第 一 编

21—910* (1) 105—187

几何学精神与敏感性精神^①的区别——在几何学,原则都是显然可见的,但却脱离了日常的应用;从而人们由于缺乏运用习惯,很少能把脑筋放到这上面来,但是只要稍一放到这上面来,人们就会充分看出这些原则的;对于这些巨大得几乎不可能被错过的原则;若竟然也推理错误,那就一定是精神根本谬误了。但是敏感性精神,其原则就在日常的应用之中,并且就在人人眼前。人们只需要开动脑筋,而并不需要勉强用力;问题只在于有良好的洞见力,但是这一洞见力却必须良好;因为这些原则是那么细微,而数量又是那么繁多,以致人们几乎不可能不错过。可是,漏掉一条原则,就会引向错误;因此,就必须有异常清晰的洞见力才能看出全部的原则,然后又必须有正确的精神才不至于根据这些已知的原则进行谬误的推理。

* 本书文字按布伦士维格编次排列,正中黑体数字段码即布序序码,两侧白体数字供对照另两种版本之用,请见第 510 页编者按。

① 按“敏感性精神”原文为 l'esprit de finesse,系指与几何学的逻辑推论方式相对立的心灵的直觉或敏感。特罗特(Trotter)英译本径作“直觉的精神”。又,esprit 一词 17 世纪时尚未获得 18 世纪“心智”的含义,故此处仍译作“精神”。(译注,下同)



因而，凡是几何学家只要有良好的洞见力，就都会是敏感的，因为他们是不会根据他们已知的原则做出谬误的推理的；而敏感的精神若能把自己的洞见力运用到那些自己并不熟悉的几何学原则上去，也会成为几何学家的。

因而，某些敏感的精神之所以并不是几何学家，就在于他们根本未能转到几何学的原则方面来；而某些几何学家之所以并不是敏感的，就在于他们并没有看到自己面前的东西，就在于他们既然习惯于几何学的简洁的原则，并且只是在很好地看出了并掌握了他们的原则之后才能进行推论，所以他们在敏感性的事物方面就茫然若失了，因为它们的原则是不容这样来掌握的。这些原则几乎是看不见的，我们毋宁是感到它们的而不是看到它们的；那些自己不曾亲身感到过它们的人，别人要想使他们感到，那就难之又难了。这类事物是如此之细致而又如此之繁多，以至于必须有一种极其细致而又十分明晰的感觉才能感受它们，并根据这种感受做出正确公允的判断来；但却往往不能用几何学里那样的秩序来加以证明，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以这种方式获得这些原则的，也因为那样尝试的话，就会是一桩永无止境的事了。我们必须在一瞥之下一眼就看出整个的事物来而不能靠推理过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因此就很少有几何学家是敏感的，或者敏感的人而是几何学的了；这是由于几何学家要想几何学式地对待那些敏感的事物，他们要想从定义出发，然后继之以定理，而那根本就不是这类推论的活动方式，于是他们就把自己弄得荒唐可笑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精神没有在进行推论，但它却是默默地、自然而然地、毫不造作地在进行推论的；因为它那表现是超乎一切人力之外的，



而它那感受也只能属于少数人。

相反地，敏感的精神既已习惯于这样一眼看去就下判断，所以——当人们向他们提出了为他们所毫不理解的命题，而深入这些命题又要经过许多如此之枯燥乃至他们根本就不习惯于那样仔细地加以观察的定义和原理时——，他们就会那么惊愕失措，以至于望而却步并且感到灰心丧气了。

但谬误的精神却永远既不能成为敏感的人，也不能成为几何学家。

因而，那些仅仅不外是几何学家的几何学家虽则具有正确的精神，却需我们以定义和原理向他们解说清楚一切事物；否则他们就会荒谬得不能容忍，因为他们只有依据说得清清楚楚的原理才能是正确的。

而那些仅仅不外是敏感的人的敏感的人，又不能有耐心深入到思辨与想象的事物的根本原则里去，这些原则是他们在世上所未见过的，并且是完全脱离日用之外的。

22—909* (2) 274—563

有各种不同的正确意识；有的人只在某一序列的事物上^①，但在其他序列方面则否，在那些方面他们是胡说八道。

有的人能从少数的原则得出结论，这也是意识的一种正确性。另有人能从含有大量原则的事物中得出结论。

例如，有的人很理解水的种种作用，而关于水的原则却是很少

① 读作：“有的人只在某一序列的事物上有着正确的意识。”



的；然而其结论又是如此之精微，那是非有极大的正确性办不到的。

而这些人却未必因此就是伟大的几何学家：因为几何学是包含大量原则的，而精神却可能有一种性质是这样：即，它固然很能钻研少数原则的深处，然而却一点也不能钻研那些含有大量原则的事物。

因而便有两种精神：一种能够敏锐地、深刻地钻研种种原则的结论，这就是精确性的精神；另一种则能够理解大量的原则而从不混淆，这就是几何学的精神。一种是精神的力量与正确性，另一种则是精神的广博。而其中的一种却很可能没有另一种；精神可以是强劲而又狭隘的，也可以是广博而又脆弱的。

23—915(3) 29—253

习惯于依据感觉进行判断的人，对于推理的东西毫不理解，因为他们想一眼就能钻透而并不习惯于探索种种原则。反之，那些习惯于依据原则进行推论的人则对于感觉的东西也毫不理解，他们在那里面探索原则，却不能一眼看出。

24—911(4) 22—273

几何学，敏感性——真正的雄辩会嘲笑雄辩，真正的道德会嘲笑道德；这就是说，判断的道德——它是没有规则的——是嘲笑精神的道德的。

因为感觉之属于判断，正如科学之属于精神^①一样。敏感性

^① 按，作者在本章中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前后不一；这可能由于写作不是同一时期。此处“精神”一词，系指与敏感或直觉相对立的知性。布伦士维格(Léon(接下页))



乃是判断的构成部分,几何学则是精神的构成部分。

能嘲笑哲学,这才真是哲学思维。

25—982(5)9—543

那些没有准则就判断一件作品的人之于别人,就像是那些〔没有〕表的人之于别人一样^①。一个人说:“已经两个小时了”;另一个人说:“只不过三刻钟。”我看了自己的表,就对前一个人说:“你疲倦了吧”;又对后一个人说:“时间对你简直是不难留住”;因为这时候是一小时半,于是我就嘲笑了那些说时间留住了我或者说我凭幻觉而判断时间的人。他们不知道我是根据我自己的表做出判断的。

26—991(6)10—243

正如我们在败坏着精神一样,我们也在败坏着感情。

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但我们也由于交往而败坏着精神和感情^②。因此,好的交往或者坏的交往就可以形成它



(接上页)Brunschvicg认为作者分精神为两种,即逻辑的(几何学的)和直觉的(敏感性的);判断包括感情,而推论则始终是抽象的;哲学除了雄辩、逻辑和修辞而外,尚须靠感情或心灵。默雷(Méré, 1610—1684,为作者友人)《谈话录》第1章,第64节:“有两种研究,一种只是追求技术和规则,另一种则根本不作此想,它的目的只在于依据本能而不假手思虑去寻求最适合于各种具体问题的东西。如果必须公开声明二者择一的话,那么我就要择取后者,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是根据经验或根据感觉才认识到什么最好。但是前者也不能忽视,只要我们能经常牢记,凡是获得成功的总要比规矩更有价值。”

① 据布伦士维格解说,此处意谓:表所指示的时间与人无关,时间对于人是厌倦则长、欢愉则短;所以人类仅有理智还不足以提供准则,尚须求之于感情。

② 蒙田(Montaigne, 1533—1592)《文集》第3卷第8章:“正如我们的精神由于和人们生气勃勃的精神交往而得到增强和规范,我们也无法说清它又是怎样由于我们与卑鄙腐化的精神不断相接触而堕落和沦亡的,传染病都不如它那么泛滥。”

们，或是败坏它们。因而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善于选择，以便形成它们，而一点也不败坏它们；然而假如我们从来就不曾形成过或者败坏过它们的话，我们也就无从做出这种选择了。因此这一点就构成了一个循环，能摆脱这个循环的人就幸福了。

17—981(7)252—428

一个人的精神越伟大，就越能发现人类具有的创造性^①。平庸的人是发现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的。

18—960*(8)19—194

很多人都是以听晚祷的同样方式在听讲道的。

93—5(9)276—185



8

当我们想要有效地纠正别人并指明他是犯了错误时，我们必须注意他是从哪个方面观察事物的，因为在那方面他通常总是真确的；我们必须承认他那方面的真理，然而也要向他指出他在另一方面所犯的错误的。他对这一点会感到满意的，因为他看到自己并没有错误，只不过是未能看到各个方面而已；人们不会恼恨自己看不到一切，然而人们却不愿意自己犯错误；而这也许是由于人天然就不可能看到一切的缘故，是由于人天然就不可能在自己所观察到的那一方面犯错误的缘故，因为感官的知觉总是真确的。

^① 帕斯卡尔《爱情论》：“一个人的精神越伟大，就越能发现创造性之美。”

208—964(12)195—190

斯卡拉穆什，他一心想着一桩事。

医生^①已经说完一切之后，又谈了一刻钟，他满腔是倾诉的愿望。

208—934*(13)229—191

人们爱看错误，爱看克莱奥布林^②的爱情，因为她并不认识自己的爱情。假如她没有被骗，那就没有趣味了。

44—957(14)560—46

当一篇很自然的文章描写出一种感情或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在自己的身上发现了我们所读到的那个真理，我们并不知道它本来就在那里，从而我们就感动得要去热爱那个使我们感受到它的人；因为他显示给我们的并不是他本人的所有，而只是我们自身的所有；而正是这种恩惠才使得他可爱，此外我们和他之间的那种心灵一致也必然引得我们要衷心去热爱他的。



① 斯卡拉穆什(Scaramouche)为当时有名的意大利喜剧演员 Tiberio Fiorelli(死于1694年)的绰号。帕斯卡尔可能在1659年Petit-Bourbon舞台上看过他演出。

② 克莱奥布林(Cléobuline)为传说中古希腊哥林多的公主，长期热爱一个非哥林多血统的臣子米伦德(Myrinthe)而不自觉。

法国剧作家斯居代里(Georges de Scudéry, 1601—1668)之妹，作家马德莱娜·斯居代里(Madeleine Scudéry, 1607—1701)的传奇剧取材于此。帕斯卡尔把观众对该剧女主角那种错误感情的反应，看作是幸灾乐祸的例子。

244—956(15)194—44

雄辩是以甜言蜜语说服人，而不是以威权；它是暴君而不是国王。^①

24—(16^②)560—194

雄辩就是讲述事物的本领，其方式如下：(一)听讲的人能够毫不勉强高高兴兴地倾听它们；(二)他们对此感兴趣，因而自爱心引得他们格外自愿地要反复思考。

因而，它就在于我们要力图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吻合：一方面是我们听众的精神与心灵，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所运用的思想与表达。这就要求我们能够好好地研究人心以便认识它那全部的力量，以便随后找出我们所要求与之相称的那篇论文的恰当分寸。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在听讲人的地位，并根据自己的内心来检验我们文章中所加进的曲折，以便看出二者是否相称，以及我们能否有把握使得听众就好像是不得不折服那样。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把自己限于自然的简朴事实；是小的就不要夸大，是大的就不要缩小。一事物光说得漂亮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扣题，它应该是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



① 据布伦士维格的解说：国王是合法的，而暴君是非法的；说服力的威权是合法的，但雄辩的甜言蜜语却是以败坏人的意志。可参阅本书第 310、311 节。

② 本节布伦士维格本作第 15 节附录。